

一面古鏡的話

覃雲生

——談停刊雜誌

據說在古老的中國唐朝，有面「水心鏡」，「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，法三才，象四氣，稟五行也。縱橫九寸，類九州分野。鏡鼻如明月珠焉。開元皇帝聖通神靈，吾（一尾真龍）遂降祉。斯鏡可以辟邪，鑒萬物；秦始皇之鏡，無以加焉。」（見異聞錄李守泰則）

一份雜誌的停刊所給人的感覺，總比不得看電影買不到票那樣來得切身。往往走到舊書攤上，最先入目的畢竟還是那堆此起彼落的雜誌，有時信手翻翻，也常可以見到幾冊已經湮沒了的雜誌，就像廟門前的石獅子似的，想吼出些什麼，而一般人那復能聞？至多在其外表觸摸一陣，便算頂禮膜拜了。

每個愛書的人都歡喜買書，對於期刊或雜誌總嫌它單薄了些，唯恐它經不起自己求知慾望的沖擊；但是我却很喜愛看雜誌，希望能把一份雜誌從創刊號讀起，將自己閱讀的興致完全全的放在上頭，浸淫在它所帶給我的心靈國度裏，像乘着條順溪而下的船，我可以很安靜的坐在上頭，享受着這條溪流所帶來的一段段景物，那感覺簡直就像是在偷享着另一種生命的情趣。可是一旦溪流突然中止，雜誌停了刊，那份惆悵也是無可言喻的。

使得一份雜誌停刊的原因很多，但其中最大者，莫如遭到了讀者的奚落，受到讀者羣的忽視，我們且以一般的經驗來衡量這件事情，所謂「事出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。」稍為深究一下，也許能增進許多人的瞭解，也算前車之鑑罷。

一、中國人一向視「謙遜」為一種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德性，但是於現代的大眾傳播事業之中，則必須將「謙遜」歸還給作者，而極力地為自己的傳播體作「自我推銷」，對雜誌的出版發行部門而言，雜誌不僅應該被視為一種抱負，一種使命，同時也必須當作一種事業；為了使雜誌恆常，廣告的效用是不能輕視的，有效而誠摯的廣告，可以將雜誌的面貌擊進人心，同時也能够吸引知心的讀者。我們知道，臺灣的出版業依然充滿着鮮活的生命力，不但時有新的雜誌誕生，而且已經發行的雜誌也在竭力維護着它的生命，在這汗牛充棟的局面之下，如何才能使這「千人羣裏一張臉」突出、引人呢？這是首先所必須遭遇着的選擇挑戰。有許多雜誌便是在默默地夙夜匪懈之後，默默地消隱了的。

二、也許是由於工業文明撲向我們得太早、太突兀的緣故，使得大眾於一眨眼就忙碌起來，我們還沒來得及享受物質文明的甜果，便已經嚐到了它的腐朽——大家不再有很多的時間來讀書，這種情形，威廉·白瑞德在他的著作「非理性的人」中，便已提出了警告，他說「人們閱讀三、四份日報，收聽無線電播

報新聞，或是晚上在電視機螢光幕上收看第二天早上的消息。新聞事業已經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尊巨神，而神祇總是殘酷無情地對待牠們的僕人。新聞界既已成為一種心智國度……乃使得人們愈來愈以第二手的方式處理生活。消息通常包含片面的真理，而『無所不聞』取代了真正的知識。』使得大眾在一時偷閒的情形下，每個人腦袋裏有的只是文化摘要，變成了一形陰影，一具幽靈。讀者們往往有種觀念，認為雜誌只是某種消遣的形式，因此對於雜誌總是不像購買書籍那樣的嚴肅，有許多好雜誌便是在大眾一時的盲目之下，就告壽終正寢了，一般有色的雜誌反而趁此大行其道，君若不信，可以到火車站候車室旁的書報販前瀏覽一番，便能知道那類雜誌是最具有「賴活潛力」的。我們實在很希望大眾都能明瞭「知識」與「常識」，「生活」與「消遣」的差別，以及辦一份有抱負的雜誌底苦心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近日的這場經濟不景氣，雖然像場瘟疫似地也傳到了文化出版事業之上，正如出版大家王雲五先生所稱的是一場浩劫，但是人在苦痛之中

，往往能够領悟到平時所遭隱蔽的真理，對於出版事業來說，究竟那類知識性質的雜誌，才值得發行？值得讀者樂予接受？這些經驗我們在衆多的讀者羣中尋不着，因為沉默的畢竟是大多數呀。唯有從那些停刊了的雜誌之上尋求，至少我們不必壯烈一如「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」，我們可以很冷靜地分析一份雜誌，考慮它停刊的理由安在，所謂「以史爲鑑，可以知興衰」，這面古鏡的話還是很可以重視的。

與其向着歷史唏噓，不如起而於其當中汲取營養，切實地耕耘這一塊已經不能算是沙漠的土地。經濟的不景氣，同時也造成了一種良好的副作用——使得讀者們提高了選擇的戒心。因此，在這種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的氣候之下，我們要說：「這樣的一個收穫季節是可以期待的。」

設計家月刊

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創刊
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十日停刊

共出十期

發行人：戴一義

主編：郭承豐

尾期的「設計家」上。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段廣告文字：『「劇場」、「這一代」、「前衛」……都完了！喜歡看這些雜誌的讀者怎麼辦？／買本「設計家」！』可以說，「設計家」的創刊旨趣及編輯路線便是從以上那些雜誌來的。在這些雜誌之間有種共同的精神脈絡，那就是求新。

爲了求新，「設計家」的崛起，簡直就是充滿了叛逆的血液，由於幾個從事設計業的年輕人受不了當時設計界的落後與陳舊，於是便揭櫫起「設計的、廣告的、企業的、大眾的」的「設計家」，用一種「烈士」的心情投入了這份雜誌，他們首先改革了雜誌的封面，採用了八開大本的彩色裝幀，這在當時的國內幾乎是一種革命，緊接着在內容上，他們引進了大量的新觀念（例如他們連載了八期的「包浩斯」），其重心本在於設計、廣告及企業，但是他們的編輯之爪也旁伸至電影、繪畫、建築、小說、音樂、哲學等等

。在「設計家」這一份雜誌之中，常帶給人一陣驚喜，驚喜於有這樣多的新意念，更重要的，是這些意念又都是從我們年輕人的腦中所迸發出來的。

今天，我們放眼望四周，可以發現這本「設計家」已經到處埋下了種籽，逐漸地在散播着他們的影響力。（覃雲生）

草原雜誌

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創刊

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停刊

共出三期

發行人：林蒼生

主編：姜渝生

民國五十六年裏的某一天，「幾個蝸居臺南的成功大學工學院學生，因為對許多文學藝術界的腐化情形不滿意，決心辦出一本充滿新氣息的雜誌。畢業典禮一過坐了夜車北上，在臺北租了一間房子——這就

是草原雜誌的創辦經過。」過了不久，他們這一羣，——有林蒼生、姜渝生、關甲申、傅運籌、朱龍勳等人，便把「草原」給漂漂亮亮地推出來了。

他們的宗旨，是希望在中國這一塊草原的淨土之上，肯定中國的文學藝術，希冀任何含有「土性」的作品，以便「源於傳統、傲視現代」。他們認為文學藝術是健康的心智活動，它肯定而向上，在習見的生活裏面而不在觀念之中，因此他們並不急於藉着否定其他的創作方向，故作驚人之態，反而很安靜地做出了三期特輯，分別是「詩」、「民族文學」及「空間藝術」。從每期百來頁，十六開的篇幅中，我們嗅得出他們的經營苦心，那些直到今天仍然算是拔尖兒的版面設計，以及直到現在雄健如昔的作者羣。

本來他們在做過了詩的特輯，做過民歌採集，做過刻佛、畫門神、作紙紮、刻石龍柱子、綉鬧熱旗等的民間藝術訪問之後，還應該有「短篇小說」、「文藝批評」及「作品發表」三個專題的。可是連令人懷念的時間都來不及，這份「土」得可愛，「土」得結實的「草原雜誌」便告夭折了。（覃雲生）

喜悅

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創刊
民國六十年六月一日停刊

共出二期

發行人：彭勝義

主編：方湧
李寶麟

「喜悅」真正是一份如曇花一現的雜誌，第一期之後便停刊了。如果說，等跨出了左腳，再將右腳跟放到左腳尖前才算一步的話，「喜悅」恰好整整跨出了一步。那麼這一步又是步向何方的呢？在他們的發刊辭裏講得很清楚了：「我們深信：這個世界應該處處洋溢着愛、希望和美，人類的痛苦和悲觀實在源於相互間的虛偽與不諒解。過去的理想主義者往往把追求的理想和現實，造成兩種對立的世界；但我們認為：真正的理想色彩，是對人類心靈重新作發掘與估評。面對現實世界發生的一切現象，誠懇地加以探討；經由智慧的過濾，而後提出切實可行，充滿誠意的建

設。人類的苦難，大部份來自心靈自身的困擾；而幸福原本深植於每一個人的靈性中，隨時接受愛、希望和美的呼喚。」大致說來，「喜悅」的編輯形式類似於美國的「生活」雜誌，（連版本大小都一致）內容上以圖片佔去了大半的篇幅，所不同者，「生活」的編輯重點在於近身的時勢生活，而「喜悅」則在於文學藝術。

面對這份凋落如此之迅速的「喜悅」，我們委實不便再說什麼。或者你會欽羨這一批年輕人的衝勁與熱情？或者你想惋惜這批年輕人的涉世未深，其經驗不足以維持一份雜誌的起步開走？（覃雲生）

歐洲雜誌

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一日創刊

民國五十七年冬季停刊

共出九期

代表人：李明明

主編：編委會

在中華民國六十年代的雜誌史上，「歐洲雜誌」是一份性質相當特殊的刊物。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一日創刊於法國巴黎。開始時由「留法中國同學聯誼會」主辦，代表人是李明明。從第三期起，改由「歐洲雜誌社」獨立發行，這份由留歐學生創辦的刊物，社址雖在巴黎，却在臺灣印刷，每季出版一期，從五十九年五月的創刊號，到五十七年多出版第九期為止，三年半的期間內總計出刊九次。除第一期為十六開型式外，餘均為廿四開，每期約近兩百頁，他的創刊宗旨和精神，由創刊號首頁馬森寫的「創刊的話」中部分文字，即可窺見一斑：

「我們這批留法的同學，有學藝術的，也有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。我們各有各的抱負，各有各的雄心，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對文學和藝術的愛好。大家聚在一起，不期然地就談到這一個題目上來。在國內時對歐洲的文學和藝術完全隔膜，縱使偶爾見到一鱗半爪，已不知經過了多少年，摻了多少糠粃，要想一窺歐洲文學藝術現狀及其趨勢的真實面貌，談何容易！唏噓之餘，便想到借我們這一點地利之便，在這

一方面略盡棉薄。……」

「歐洲雜誌」在介紹最近文藝思潮方面，扮演了一個尖兵的角色，無論是文學、戲劇、繪畫、電影、歐洲風情等，都使人大開眼界，它雖然只出版九期，却被譽為「歐洲文藝櫥窗」。（思兼）

筆匯

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四日創刊

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停刊

共出二十四期

發行人：任卓宣

主編：尉天驄
許國衡

尉天驄、許國衡主編的「筆匯」月刊革新號，從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四日創刊，到五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二卷十一、十二期合刊，在兩年半的期間內，總計出刊廿四期，以後就無疾而終。

「筆匯」革新號出版之前，舊的「筆匯」已有兩

年的歷史。不過，那只是一張四開的小報，不能容納許多够份量的作品，從革新號開始，雖然每期只有五六十頁，但可以說是滙集了當時的一流之筆。它是一羣不甘渴死於文化沙漠中的青年所培植的一枝嫩綠的細草，他們曾竭力衝破四周的低氣壓，全心全力地思索、批判、創造、發揮知識份子的潛能，聚合了年輕的朝氣與活力，以及成年的智慧與經驗。他不但在文學批評理論方面刊載了許多紮實的精彩傑作。同時介紹現代繪畫和音樂，二卷八期「告讀者」嘗言：「文藝雜誌在今天不盡只是作品的刊載，而需兼將現代藝術各自形成的領域展現在大眾之前。因此，理論、解說、批評、報導乃是同等重要之事。」另外一個顯明的特色是，經常採取重點的特輯方式，以個人為主題者如：紀德紀念特輯，奧尼爾特輯和波特萊爾特輯。以類型為主題者如：獨幕劇特輯、詩特輯、繪畫特輯、電影特輯、批評特輯、小說特輯……等，都經過縝密的安排與準備，而頗具份量。（思兼）

文學雜誌

民國四十五年九月創刊

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停刊

共出四十八期

發行人：劉守宜

主編：夏濟安

夏濟安先生主編的「文學雜誌」，創刊於民國四十五年九月，一直到四十九年八月，總共出版了八卷。雖然只有短短四年，每期也只有薄薄八十頁，但却是臺灣廿年來文壇上的一朵奇葩。在當時，聚集了一流作者與一流傑作，成為文藝界目光的焦點；在事後，影響及嚴正態度與文學風氣，留給人們無窮的懷念。

「文學雜誌」的創辦人是明華書局的劉守宜先生（石堂），主編者是臺大外文系的夏濟安先生（齊文瑜），從六卷二期起，夏先生赴美，改由侯健負責，此外，在許多支持者當中，出力較大的是吳魯芹、林以亮、王敬羲、余光中等。創刊號末尾有一篇「致讀者」，相當於發刊詞，也是一篇堅實有力的文學宣言。

「我們的希望是要繼承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，從而發揚光大之。我們雖然身處動亂時代，我

們希望我們的文學並不動亂。我們所提倡的是樸實、理智、冷靜的作風。我們希望：因文學雜誌的創刊，更能鼓舞起海內外自由中國人士寫讀的興趣。」

「文學雜誌」破除了作者的圈子，消除了學者與作家的對立，將研究文學的教授、業餘文人以及作家聚合到一塊。超越了中西文學的界限，破除了古今的分疆。在臺灣文壇上樹立了研究文學、創作文學的嚴肅風氣，同時啓導了許多優秀青年，使他們成為文壇的接棒和革新者。在臺灣被稱為「文化沙漠」的時期，文學雜誌是沙漠中的青溪，灌溉着許多生意盎然的綠州，而主編夏濟安先生可謂這條青溪的「河神」。

（思兼）

民國三十八年至今，陸續有新雜誌創刊，也不停的有舊雜誌停刊，任何一份雜誌停刊，相信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，而畢竟它們都曾在我們的土地上撒播過文化的種子，您有這些停刊雜誌的資料嗎？請依照我們這一次刊出的格式（每篇以六百字最適合）把您所知道的停刊雜誌，介紹給我們知道。